



天涯诗海

六月的花朵

【两首】

■ 倪俊宇

小童心,大世界

一颗小小的童心哟
一片大大的天地
有摆动腰臂唱歌的绿树
有穿着新衣跳舞的花朵
有眨着眼睛算数的星星
有翘起嘴角微笑的月牙……
世界,在你眼前
天天变大,变得多彩多姿

你看世界哟
是满目童趣,心中
充满变幻谜底的谜语
世界看你哟
是刚开始的故事
你向缤纷的未来迈出步子
一步步,牵扯
许多视线绕成问号:
有否迈出小男子汉的勇气?

看你沿着期盼往前
在各种声音中学会寻找
在多样色彩里学会辨识
你一步步走向世界
世界在渐渐地把你抱紧
你的心中若开满鲜花
世界的春天哟
将随着你的步履
增添一片斑斓一份诗意

初次游公园

依偎在春天的一隅
睁着好奇的眼神
打量多姿多彩的世界

看蓝天上太阳公公
放牧彩云的羊群
看绿海里南风阿姨
撒白浪的花簇
一只只淘气的小鸟
穿着花衣在唱歌
一棵棵爱闹的大树
挥着绿袖在起舞

公园里仰着小脸的
各色花朵,五彩缤纷
看小朋友眼睛牵牵的
风筝,是各式各样的
看妈妈心里爆的
气球,是七色斑斓的

大人们讲的话
也是五颜六色的
小伙伴想的事
也是五颜六色的
哎,外面的世界真好
颜色多多,故事多多

沁园春·
火山荔枝园

■ 梁居定

爆喷火山,土地神奇,仙女诗题。
种荔枝成长,葱葱郁郁,开花似翡,
充满生机。结果通红,娇娇欲滴,
外表身装靓外衣。特香果、肉晶
莹剔透,
微笑可掬。
东西,售卖真欢,况可口悠悠适宜。
忆荒芜过去,今披满荔,园园更美,
景色吉祥。欣赏风光,悲伤离去,
远处飞来百鸟栖。荔涛舞,有游
人相伴,
快乐吹笛。

百家
笔会童年的一
场告别

□ 李晓

半年后的一天,我被我妈接回了家。我爸怔怔地站在那里,我没跟他说一句话。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在暗暗操纵。

我小时候显得有些愣,就是傻气。

我6岁时,到了上村小的年纪,我妈用一根竹竿追打我,逼我去上学。我哭着跳着嚷着,我不去,不去。我害怕认不得那些蝌蚪一样的文字。爷爷哈哈大笑,对我伸出夸赞的指头:“乖孙子,不上学可以,只要有一块土,人就饿不死。”

我8岁时的一天,用一把铁剪忽地伸向家里电线板插孔,想看看电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啪!”剪刀与电流瞬间接通,也打了我一个趔趄。

村里人差不多都说我是个傻子,我很他们。

我爸那时还在县里机关工作,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爸感受着村里人对他的尊敬,但阴云很快布满了他的脸,我爸开始了心事沉沉的日子,时常长吁短叹。

村里人担心的话,看我笑话的话都传到了我爸的耳朵里,那些话的大意是,县里李干部很能干,但他家的二娃,长大了也是一个拖累啊。我是我爸的二娃,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我哥聪明,被我爸重点培养,小学三年级时就送到了县城上学。我就在村小上学,我妈说,二娃,起码你今后自己的名字也要写得来啊。我

我披着件外套,正要出门去上班。康康看了看我,说:你出门,还是要打扮一下呀。

带着康康刚刚回到家里,见我正准备说话,提示下一步要做的事。康康连忙过来制止我说:你是不是要这样问我——康康,你是选择看电视,还是选择玩一会游戏呢?

收拾东西,准备带康康出门去他念念不忘的虫虫馆看昆虫。康康跟外婆打招呼,可能是声音太小,外婆没听到。康康自言自语道:不理我算了,就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伤心吧。到小区对面的蕊园山主题公园游玩,搬石头玩的时候,我手上沾了些泥土。康康说:你的手真脏,还是要注意卫生啊,不能再这么糊涂了。

这两年,康康只要出门,一下楼就开始跑,我不得紧张兮兮地在后面追。有一次,我问:你为什么跑呢?这样不是很安全。他说:我要练成一个肌肉男,有肌肉就会有力量,那样就可以做很多的动作,以后就能表演很多的节目。

从去年冬天以来,只要有时间,都会陪康康练会字,毕竟,下半年就要上小学了。今天的字写完了,康康说:我的字是不是写得很好,我是个

爸爸说,二娃,起码你今后挑着自己种的菜去城里卖,要会识秤,会算账。

有一天,我爸从县城回家,忧心忡忡地望着我,拉过我的手问:“二娃,你跟我说,长大了到底干啥?”

“种地,跟爷爷种地,卖菜,卖粮食。”我告诉他。

“哎,你爷爷快70多岁的人了,你要跟他一辈子过么。”我爸的忧虑更重了。我爸心里如挂着一个沉重铅球,才30多岁的年纪,背就有一些驼了。

我11岁那年的一天,我妈牵着我的手,去村里刘瞎子那里算命。

我妈说,刘瞎子,你给家二娃算个命,我身上带着钱。

刘瞎子面色诚恳地说:“县里李干部家的娃,我一定好好算嘛。”刘瞎子首先问起了我的生辰,只听他嘴里一阵叽里咕咚后,嘴角边泛起了白泡沫。刘瞎子似乎是我一辈子的命算完了,他垂下了头颅不做声。

我妈紧张地问:“刘瞎子,我家二娃的命到底怎样,多少钱,你只管开口就是。”

刘瞎子也不顾及我在身边,一声叹息说:“哎呀,你家这个二娃,我费了好大力气给他算了算,他活不过

20岁,我也不要你们的钱。”

我妈大怒。我很少看到温吞脾气的妈当面对人发怒。她跳起来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大骂:“刘瞎子,你才不得好死哇!”

刘瞎子也没生气,他显得无辜地小声说:“唉,命里是那么定的,我确实改不了。”

我妈拖拽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回了家。我妈伏在土墙上,哭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妈给我煮了一大碗面,面条下是两个煎得金黄的鸡蛋。我呼啦啦吃完了。

我妈带着我,去了村子里的王石匠家。王石匠结婚10多年了,家里没娃,两口子去县里医院检查,也没说清楚到底是哪一方出了问题。

王石匠做梦也想要一个娃,家里墙上贴满了小孩子的画,他常常伸手去拥抱画,心里却是更大的空落与窟窿。

我妈说:“二娃,从今以后你就做王爸爸的儿子,妈会常来看你。”我望着妈离开的身子,她的肩膀在耸动。

王石匠夫妇百般地宠我。为了哄我开心,王石匠蹲下身子,把背背当马背一样让我骑在他的背上走。我一直不叫王石匠夫妇为爸妈。他们急坏了,却没办法。

半年后的一天,我被我妈接回了家。我爸怔怔地站在那里,我没跟他说一句话。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他在暗暗操纵。

我哥在他20岁那年,患血癌去世。我爸成了一棵遭雷击的树,他的心也被烧焦了。我爸抱住我,声音嘶哑:“二娃啊,我就只剩下你了……”

20多年来,我跟我爸一直不亲近,我与他之间相隔一条没能融化的冰河。我爸也明白。

我爸78岁那年,大病一场。有天我在病房,他柔声说:“二娃,我当时是迷了信,说你要去一个手艺人养着才能帮忙带大。”

望着这个在岁月里被疾病折磨得何瘦、谦卑、讨好、可怜的老头儿,我说:“爸,我不怪你了,我会给你养老。”爸伸出被输液管扎得满是疤痕的手,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爸在84岁那年的秋天驾鹤离世。那天晚上,天空阴云边缘溢出铁水一样稠的浓墨。

我失去了爸爸。一场在心里与爸爸的漫长告别,停止了,又开始了。我明白,爸爸是爱我的。我跟病床上昏睡的爸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我会照顾好妈妈。爸爸似乎听见了,我看见他的头轻微点了点。

心灵细语



□ 周斌

小儿子康康6岁了,最近在与他聊天时,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些记不住,有些却令人忍俊不禁。以下是我摘要记录的若干片断:

吃完饭,我跟家人们正说一件什么事,不经意间,嗓门就大了。康康走过来,拍拍我说:哥儿们,以后不要大声说话呀,旁边有个小朋友,你要尊重小朋友啊。

生活记事

童年如夏

□ 耿艳菊

轻快明亮的阳光。我让母亲看,母亲笑,阳光有什么好看的。她转身走进了厨房,忙着给一家人做早饭去了。

那时,我们家的窗户很小,也不明亮,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它永远是早上阳光灿烂的模样,是最美的丹青,有着永不褪色的美。如今想来,那就是童年单纯可贵的美好吧。

在孩子这里,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生活中,那些大人看不上,或者忽略的事情,在孩子心里却是郑重以待的,并且用纯真的心灵从中发现无限的乐趣。而在我们大人心里,幸福是每个人踏踏实实追求的愿望,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追求着快乐。然而,可叹的是,越大越不容易快乐,越刻意去经营越容易失去快乐。

殊不知,人生的很多快乐就是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略掉或不屑一顾的事情,它们像细碎的阳光,不知不觉间在岁月宽大的指缝间漏掉了。

丰子恺说,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我愿意这样理解,成年人的世界看起来光华绚丽,多姿多彩,而很多人内心却如冬天一样枯寂,日复一日应付着生存,被生活推着向前走,根本看不到眼前那些微小的美好,也难以有好心情去感受幸福的味道。而童年的世界看起来懵懂单一,对世界的好奇、热情就像热烈的夏日,光芒万丈,散发着夏日植物那种青翠藏藪的劲头。

好孩子吧?我表示,还可以。康康说:那待会儿我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们大人能不能吵,我是个好孩子,你们要多表扬,多点赞。

又有一次,我和她妈妈商量什么事儿,说着说着,嗓门又大了。康康说:你们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不要吵,吵架是不对的。

康康每天吃饭还是很省心的,一碗饭,总是吃得一粒不剩,碗里干干净净。我说:你真是个乖宝宝呀。康康说:你真是一个成年老司机啊。

和康康一起在河边玩耍。有一个10多岁的小朋友,骑车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去了,很快又爬上了岸,扶起车,又一路飙去。康康赞叹道:哎,真是太享受了。

我回家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正在专心致志地玩他的拼装玩具。我说:你这么快乐……康康应声唱道:就这么简单。

康康最近喜欢上了一款游戏,都是监控人和马桶人。这天我下班回来,他正在那里看电视。我说:你又在看监控人大战马桶人吗?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讲,应该是监控人BS马桶人。送康康去幼儿园的路上,车载音响里,正播放着张国荣的经典歌曲

《共同渡过》。康康说:你把车窗打开。我说:把车窗打开干嘛?康康说:太好听了,你把车窗打开后,这样,外面的大家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了。

等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一个小男孩,手上拿着一幅绘画作品,内容色彩斑斓,春意盎然。康康忍不住问这问那。那个小孩可能是性格比较内向,一句话也不搭理他。康康忽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孤僻啊?我忙制止:康康,不礼貌。孩子的妈妈忍不住笑道,说:你看,这位小弟弟这么喜欢你,跟你说话,你倒是聊几句啊。然后又转过头来说:小朋友的性格真好,将来适合当个小领导。康康说:我妈妈说了,我只能当“社交牛人”。

晚上,陪康康睡觉。他说:你在我旁边陪我睡觉,我觉得很安全,很幸福。我说:是吗?康康说:是的,只是你的胡子太扎人了,你要买一台胡子机,刮一下。

冬春时节,通常两三天给康康洗个澡。正洗澡的时候,他突然说:感觉这个洗澡的地方,是个直播间。我问:啊?那你是怎么?康康说:我是小主播,只是洗澡会让人发现隐私,还是不直播吧。

时光荏苒

儿时麦收季

□ 王会亮

娃娃脸,变化多端。一阵风儿刮,这块乌云来,暴雨也就为期不远。这时,视粮食如命的山里人,久经考验临危不惧,一边掩盖麦垛,一边唠唠叨叨骂老天爷黑了心,瞎了眼。当然,有时也会让人虚惊一场。怕就怕遇到那倒霉的连阴雨,没完没了,说不定还得尝尝麦芽的“甜头”。

其实,小麦收割,拉到麦场,只是夏收的前半场“戏份”,还有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碾麦。现在的山村发展了,交通便利了,大型收割机基本上都能开到田间,整个夏收变得快速而轻松,碾麦早已成为过去的故事了。

但在小时候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碾麦的重任是由人、牛和碌碡共同完成的。在山村的麦场里,两头大黄牛被父辈牵着缰绳,角上缠着防晒的湿布,拉着一个沉重的碌碡,一圈又一圈地碾压在厚实的麦秸上,一转就是两个多小时。那慢条斯理滚动的碌碡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就仿佛唱着一首优美的歌谣,在山村的各个麦场此起彼伏……

记忆中有一年夏天,我因为骑在碌碡上,遭到了奶奶的巴掌。奶奶训斥我:夏天是不许坐在碌碡上的,否则庄稼就会减产的。也许是应了奶奶的话,这年夏天偏遭连阴雨,好多家的小麦都出芽了,我家因为劳力少,出芽的麦子更多。于是,这一切的天灾就牵强地怪罪于我骑了碌碡。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奶奶每天都是阴着脸色,整个夏季

童
话

□ 方华

一把小藤椅,
还在那片青青的草地上。
穿百褶裙的小女孩,
一直守望着童年。

猫伏在腿上的
小花猫,还沉迷在
仙女的咒语里。

风车在小精灵
的手中,转动七彩
的梦想。

一柄小红伞,
撑开了一片红艳艳
的天。

长大的欲望,
像风拂起的柳条。
枝头上百灵鸟叽叽
喳喳,说出了嫩芽
一样的心事。

小王子嘻嘻哈哈,
骑着一把扫帚
降临。

古老的城堡
里,有几只蟋蟀在
弹奏古琴。

简简单单的迷
宫,转不出童年的
欢快。

一个星期变成
七个矮人,围坐
在身边跳舞。

那个勇敢的男
孩,在波涛汹涌的
大海边垂钓神话。

棉花糖一样的
童年,入口绵软
化作一丝难忘的
回味。

白云一般轻飘
的童年,被一只云
雀牵上了蓝天。

时光这条飞
毯,会把多少苍老
的岁月,载回童年?

没有一丝笑容。

1985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百业俱兴的时代浪潮催生下,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逐渐发生了改变,村民们购买四轮拖拉机、三轮蹦蹦车、小麦脱粒机、扬谷机的数量逐渐增加了,机械化操作的夏收韵味愈来愈浓了。再后来,山村的道路越修越宽广、农田越建越平整,大型联合收割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顺利入田,既省时又省力,以前耗时一个多月的夏收在一两天之内就顺利完成了。正是缘于此吧,农家的麦场就渐渐变得清静了,为夏收出力的碌碡也彻底被村民冷落,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岁月似歌,记忆如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在中国奋斗的年轮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印记。如今,再忆再议过往那些年夏收的琐碎片段,我的心里突然激荡起一种沧桑巨变、祖国伟大的深深感动……